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 
第二十回 假歌女番營唱小曲 真公主寶帳曉大義

蓋嬌娘來見林素娘，提出她要入番營，探敵情，去作內應。林素娘聽了之後，沉思片刻，說：「嬌娘，你打算如何打入番營呢？」

蓋嬌娘說：「這……我還沒想好。」

林素娘說：「此事，萬不可大意，須謹慎從事……」

這時候外而進來一名軍卒，撒告：「稟報元帥，在我們營外抓到兩個奸細。安南國的，一個一男的，一個女的。被我們帶到帳外了。」

「把他們押進來！」

軍卒把這兩人就推進帳內了。「元帥，我們給您磕頭。」

「元帥，給您磕頭。」

元帥一看，過男的三十多歲，番兵的打扮。這女的，二十多歲，濃妝豔抹，滿頭珠翠，衣衫華麗，打扮得很嬌豔。

元帥衝著這男的說：「你是安南國的奸細嗎？來到我的軍營，打探我的軍機。你好大的膽子！」

「回元帥的話。我不是奸細，我是安南國王爺的一名牙將。我叫張德勝，今天是我們大駙馬成親一個月，為了給他們慶賀，王爺叫我到長壽鎮接來一名歌妓。就是這個女的。她叫畢玉蓮。我這不是趕著車到你們營外，被你們把我們就抓來了。」

「你講的是真話嗎？」

「元帥，我不敢撒謊。」

「張德勝，你們的駙馬是叫秦文煥嗎？」

「啊，我們大駙馬叫餘雙人，二駙馬叫秦文煥。我們王爺兩個女兒，大公主齊愛蓮，二公主叫齊愛仙。」

「好吧，把畢玉蓮帶到偏帳去。你別害怕，本帥不難為你。」

「謝元帥。」

「張德勝，我看你不是安南國的人吧？」

「對，元帥。我原先是中原人。」

「本帥要想單獨和你談談。」

「就依元帥。」

林素娘把他領到後帳。「張德勝，本帥問你。你既然是中原人，因何落到番邦？」

「元帥，實不相瞞，我原是惠州城裡一名旗牌，番王哈天棟，兵克惠州，小人投降了他，他見我做事還精明，封我為牙將。沒想到今天又落在您的手下，愧見元帥，任您發落吧！」

林素娘說：「你中原還有什麼人嗎？」

「我的妻子和我在一起，但我的父母雙親，還在原籍滎陽家中。」

「你的父母知道你降了番邦嗎？」

「父母現在還不知道，我也沒敢告訴他們。我是個不忠不孝之人。」說著，淚水奪眶而出。

林素娘說：「你也不必難過，入歧途而知返，方為英雄，我讓你給我辦件事行嗎？」

「元帥不殺我，已是感恩至深，如有用我處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。」

林素娘說：「我也不用你赴湯蹈火。我想派一人頂替畢玉蓮，隨你進番營，你為之保密可以嗎？」

「小人擔保，絕不能走漏風聲。」「好，事成之後，必有賞賜。倘有意事敗，本帥要嚴懲。」

「小人知道。」

當下林素娘把蓋嬌娘找來，兩個人商議一番，又囑咐了一番，蓋嬌娘先進行了一番化妝，頭髮打開，梳了個一抓鬆的辮子。頭上戴一頭鮮花，臉上搽了一層官粉。身上穿了一身粉羅紗裙襖，下邊蹬一雙紅緞子繡花鞋。身上暗藏一把短刀。元帥告訴蓋嬌娘：「你要多加小心！」

「元帥，請您放寬心吧！」

蓋嬌娘跟著張德勝就上驕車了。車上還有畢玉蓮的一把琵琶。蓋嬌娘就把它抱著，你還別說，蓋嬌娘早在藏軍山上，就是個愛好廣泛的姑娘，這琵琶還真會彈。她跟著張德勝就來到安南國的大營外了。番兵把營門開開，他們就來到黃羅帳外。張德勝來到裡面，見著王爺齊天雲。

「王爺，我在長壽鎮找來一個唱小調最好的歌妓。我把她帶來了，現在帳外。」

「那好，快叫她進來，進來。」

蓋嬌娘就進來了：「給王爺見禮。」

老王爺齊天雲一看：「哎呀，真是一個絕色的女人，大漂亮了！」

蓋嬌娘是一個小圓臉，兩道柳眉，一雙鳳眼，怎麼叫鳳眼？眼梢多少有點往上吊，都說這樣的人厲害，實質蓋嬌娘的脾氣也夠暴的。鼓鼻梁，尤其是蓋嬌娘這張小嘴。長的有楞有角的，再配上這一口整齊的玉牙，姑娘一笑，兩邊一面一個小酒窩。顯得格外的嫵媚。老番王一看，好啊。真是一個迷人的女子！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畢玉蓮，王爺您點曲子吧！」

「你都會唱什麼小曲呀？」

「王爺，我身上帶個小本本，您看看隨便點一支。」

把小本拿過來。老王爺接過來，這大帳裡頭擺好幾桌酒宴，番邦的平章、都督們都在旁邊大吃大喝。一聽說要唱曲子了。人家都看著蓋嬌娘。老王爺把小本子往旁一遞：「我的大駙馬餘雙人，今天是慶賀你成親一個月，這個曲子應該你點。」

「父王，還是您點吧！」

這時候蓋嬌娘抬頭一看，旁邊這個大駙馬哪是什麼餘雙人。正是小八義的老四徐文彪。蓋嬌娘心想：他怎麼成了駙馬了？徐文彪呀徐文彪！噢，我明白了。聽三哥說你闖營被他們抓住了。這是你畏刀避劍，貪生怕死。賣國求榮。見公主年輕貌美，貪戀酒色，你投降了。你這無恥的叛徒！你把弟兄們全忘了。可今天他會不會認出我來呢？如果他指出我的名字，我就只有以死相拼了。蓋嬌娘想到這裡把頭低下了。

這時候徐文彪的兩隻眼睛也直盯盯地看著蓋嬌娘。坐在徐文彪旁邊的是公主齊愛蓮一看，啊！今天駙馬這是怎麼了，駙馬平時為人很老實呀，怎麼見到這個歌妓畢玉蓮……不轉眼珠地看人家，怎麼六月的蚊子——往人家肉裡叮啊。

「駙馬！」

「啊！啊鳳駕。」

「我父王叫你點曲子呢！」

「啊，噢。哎呀，我對這是外行，還是父王點吧！」

「啊，那——也好。你給我唱一個《漢宮秋月》吧！」

「是！王爺。」

蓋嬌娘抱著琵琶，輕挑慢彈，歌喉婉轉，就唱起來了。這姑娘琴、棋、書、畫樣樣精通。旁邊這些平章，督都們聽蓋嬌娘唱的是悅耳中聽，全陶醉了，酒也不喝了，菜也不吃了，都如果如癡了。「好！好！」唱完了大伙全鼓掌。「好哇！」

王爺說：「再給我唱一個《昭君出塞》。」蓋嬌娘接二連三地唱了七八個曲子。此時此刻，徐文彪這個心哪，就像一把鋼刀在心頭攪一樣。這眼淚往肚子裡頭咽哪……

蓋嬌娘唱完了。老王爺說：「行了，時間不早了，給她拿五十兩銀子，張德勝你進她回去。」

張德勝一想：林元帥給我的任務，她要回去，這不就完了嗎？

「王爺，二駙馬秦文煥還沒回來，我知道二駙馬是最願聽小調的，是不是再給他唱兩段？」

「是啊，我的駙馬最愛聽小曲的。爹呀，再留她兩天吧！」

「噢，女兒。那父王就依你們了！」

就把蓋嬌娘留下了。老王爺說：「把她領到你們帷中，該休息了。」

這時候酒席散了，徐文彪跟著大公主齊愛蓮就來到後邊的紅羅帳。

「駙馬，你怎麼了？我看你精神有些恍惚。」

「咳，鳳駕，今天是你我夫妻大喜的日子，成親一個月。我——有些貪杯了。喝醉了。我覺得頭腦有點發暈了。」

「駙馬，我給你拿點藥吃吧！」

「不用，我到外邊透透風就好了。」

「那也好，駙馬我陪你吧！」

「不用，我自己去吧。」徐文彪走出了紅羅帳，就來到了蓋嬌娘休息的一個梨花帳外。聽了聽裡邊沒什麼動靜，一推門，徐文彪進來了。

「嬌娘！嬌娘！」徐文彪慢慢地把門又關上了。蓋嬌娘在裡邊正想事呢！她也正想徐文彪呢。這是怎麼回事？一看徐文彪出現在她的眼前，蓋嬌娘戰戰兢兢。

「駙馬，您到這兒有事嗎？」

「蓋嬌娘，你不認識我？我是你四哥徐文彪啊！」

「您說的是什麼話呀？我沒聽明白。我叫畢玉蓮。你剛才叫我什麼來著？」

「蓋嬌娘啊，我不是駙馬餘雙人，我就是你四哥徐文彪，難道你真不認識我了嗎？」

「哼！徐文彪，扒皮連骨頭我都能認識你，既然你看出來了，事到如今，我就跟你說實話吧！我來臥底的。姓徐的！咱們現在是走的兩條路，你可以喊人。叫他們來抓我！可是，姑奶奶身上我帶著刀。我的刀從來是不吃素的！姓徐的，我先把你給宰了，鏟除叛逆！」

「嬌娘啊，你不要誤會。我……」看看外頭有沒有人，把門又關上了。「嬌娘，我是假投降啊！」

「怎麼，你是假投降？」

怎麼回事啊？原來徐文彪奉阮英之令闖營回朝搬兵的時候。闖到安南國的大營，正好碰見齊愛蓮，兩人一動手，打了個平手。最後她們用絆馬繩子把徐文彪的馬給絆倒了，把他抓住了。徐文彪沒報真名，報名餘雙人，實際是把徐字拆開了。依著國王齊天雲非把這餘雙人殺了不可。齊愛蓮有愛將之癖，不讓她爹殺，把他留下了，勸他投降。徐文彪被押到偏帳。後來經公主跟她爹說：「這個人要投降對我們有好處，能成為您的左膀右臂。」他爹就同意留著他了。

實際是把徐文彪軟禁起來，也不綁著了。齊愛蓮愛上了徐文彪，每天到徐文彪的帳外，不是練刀，就是練槍。這天番兵給她拴上一個金錢，她在這兒射箭。她射了一個「鳳凰壘膏」。什麼叫「鳳凰壘窩」？這個勁頭不能大，也不能小。箭正好射在金錢眼當中，這個箭桿搭上，箭還不能掉下來，這是一種技巧，徐文彪正好在帳外看著，練武人都好勝。

「公主，我陪陪你，今天我也高興了，我也射射箭。」

徐文彪拿起一支箭來，也射了一支箭。「啪！」把公主射的那支箭給頂下去丁。他那支箭又搭到金錢眼上了。公主看完了，臉蛋紅，就跑了。跟她爹去說：「爹呀，我沒想到我今年二十來歲，我誰也看不上。啊，現在我婚姻動了，這個人當配我為駙馬。」

「誰呀？」

「就是被我們抓住的那個餘雙人。我射了一個『鳳凰壘窩』，他射的這支箭叫『單鳳求凰』。我過去對天發過誓，誰箭法要比得過我，要能射一支『單鳳求凰』，我就嫁給他。爹，您就勸他投降吧！」

國王齊天雲對倆女兒愛如珍寶。齊天雲就把徐文彪找來了，勸他投降：「我女兒終身相許，你就是我駙馬了。你要應下親事，你在我國裡頭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。將來我的江山都是你的。你要是不投降，不應親，今天我就宰了你！」

徐文彪最後一想：「我要是不答應，他就得殺我，我死是為國捐軀，無有怨言。可是我死了，也不能救我的弟兄們。恐怕也沒人知道我是怎麼死的。我應該活著，留下來。等候時機，在番營裡應外台，再搭救我鐵甲關弟兄們的生命。想到此，徐文彪應下婚事。」

國王給他們夫妻就完了婚了。

徐文彪想：我跟公主成親這是真的，我要對起我的良心。將來有機會我再勸公主投降歸宋，她能跟我走，我倆就白頭到老；如果她不跟我走，我就把她殺了。等大功告成後，我徐文彪也拔劍自刎，我對起我的良心。

徐文彪把自己的經過跟蓋嬌娘講說了一遍。

「四哥，原來如此。」

「那麼弟妹呀，你來這裡，冒這個險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四哥，我呀，是奉元帥之命，瞭解敵情，做內應。臨行時，元帥還讓我瞭解一下秦文煥的底細，他是怎麼到的番邦……」

「噢，秦文煥我跟他接觸時間很短。因為他剛到這兒，也不過半個月。他是哪的人，我還真不清楚。弟妹，這件事你就交給我吧。我一定調查清楚。」

正這工夫，門開了。

「駙馬。你在這兒呢。」

「啊，公主。你怎麼找到這兒了。」

「我就知道你到這來了麼！駙馬，頭不暈了？」

「我是隨便走到這兒來的。我問問她曲子跟誰學的，她怎麼唱得這麼好。」

「好！駙馬，咱們走吧。」

「啊……公主，咱們回去吧。」

徐文彪跟公主回到紅羅帳，坐在床上，公主上下直看徐文彪。「駙馬，你大概聽曲子沒聽夠吧？我看你，還挺有興趣的。再把

這個畢玉蓮找來給你唱幾首吧。」

「公主，天不早了，該休息了。」

「別呀，我也高興了。宮娥！把畢玉蓮找來！再給駙馬唱幾首小調。」

「是！」

把畢玉蓮找來了，徐文彪心裡犯嘀咕。是不是公主看出什麼破綻來了？

「參見駙馬、公主。」

「畢玉蓮哪，駙馬就是愛聽你唱，你再給駙馬唱幾首。」

「是，公主，您叫我唱什麼？」

「你隨便唱吧！只要駙馬愛聽，你就唱下去吧！」

徐文彪一聽，公主這語氣好像味道不對呀。

蓋嬌娘唱了三個曲子。徐文彪說：「公主啊，別叫她唱了，叫她休息吧！明天再說。」

「聽夠了嗎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聽夠了！」公主伸手在床上把寶劍「刷」亮出了劍匣。「你跟我說實話，你們兩個人怎麼回事？」這陣屋裡沒宮娥，就是他們三個人。

齊愛蓮說：「在酒席宴前我就看明白了，你們兩個人眉來眼去。你們兩個認識嗎？餘雙人哪，這人可沒處看呀，平時我看你為人不錯。鬧半天你是個酒色之徒！跟我說實話，不然我就殺了你！」

「公主，你這完全是誤會，我跟她不認識。」

「不對！我在外邊聽到了，她管你叫四哥，從哪論的？」

「好吧，我跟你說實話，實不相瞞。公主，我不叫什麼餘雙人，我叫徐文彪！我是『小八義』排行在四，是當年梁山金槍將徐寧之子。這個女子，她是我弟妹，叫蓋嬌娘！她上這裡是臥底來的。我把話已說請楚了。公主，在你面前擺著兩條路。你還是跟你爹走，死心踏地跟大宋為仇，你還是跟我走，倒反番營，你我夫妻恩愛白頭到老。我在元帥面前多加美言，保你不死！齊愛蓮，我話已說明白了，你怎麼辦吧？」

「好，好哇！鬧了半天我受你騙了，你是假投降啊。你叫徐文彪。你不是餘雙人哪！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，你看劍！」

寶劍衝徐文彪就刺去了，徐文彪拔出寶劍往外遮擋。正這工夫，門開了。番王齊天雲站到了門外：

「孩兒啊，怎麼打起來了！」

徐文彪一看，完了，這回暴露了。蓋嬌娘同時也想：今天得拼了。拼出去我和四哥就活了，拼不出去，我們可就死了。蓋嬌娘這手都摸到刀把了，出乎意料的是，齊愛蓮樂了：

「嘿，爹！看把您嚇的，我跟駙馬我們感情這麼好，我們怎麼能打架呢，我跟駙馬是鬧著玩的，爹，您快去吧！」

「你這個丫頭，鬧著玩有這麼鬧的嗎？能拿槍動刀的，沾著碰著都得帶傷。這不是鬧著玩的。以後可不許這麼乾。啊！」老王爺一擺袍袖走了。

這時候公主把門關上了，坐在鳳床上抽抽嗒嗒眼淚一對一雙地往下掉：

「我命好苦啊。姓徐的，你把我殺了吧！我已終身相許了。我活是徐家人，死是徐家鬼。我不再活了。你快把我殺了吧！」

徐文彪來到公主面前：「愛蓮，你對我的一片真情，我全知道。王爺是好人，我也知道。番王哈天棟師出無名，無故侵犯中原，他早晚必然失敗，因為他不得人心哪！老王爺是幫他忙的，他老人家是不明真相。你放心，我在元帥眼前給王爺多加美言。我家元帥一定酌情處理。保住你父女不死。愛蓮，你聽我良言相勸，幫我倒反連營，但不知公主心意如何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蓋嬌娘說了：「公主，我四哥呀，人好，長得好，能耐還好。你要跟上我四哥呀。這一輩子保讓你享福。四嫂，你就降了吧！」

齊愛蓮一想：事到如今，去他奶奶個腿的吧，反了！

「文彪哇！你辦的好事啊！」

「公主，我身為『小八義』，排行在四，怎能忘掉弟兄們。再說，我還是宋營裡的將軍。公主，你跟我得機會咱們就反了吧。」

」

「那麼我跟你反了，你我夫妻白頭到老，我光顧我本身與你的恩愛了，可是，我爹爹把我養這麼大，我怎麼能忍心跟我爹爹翻臉。再說，我爹爹這條命你們能保住嗎？」

徐文彪說：「我家元帥知情達理。王爺這條命我包下來了。」

「對！」蓋嬌娘說，「只要主爺不幫助哈天棟，他還有功呢。咱們準備好，就反了吧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公主，咱們考慮成熟之後，我給宋營再射一支響鈴箭。因為我給宋營射過一支響鈴箭了。我叫二路元帥砸囚車，救周景龍。」

「噢，鬧了半天你早就行動了，姓徐的，你做的真詭秘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」

蓋嬌娘一聽，我四哥真有兩下子。

齊愛蓮說：「蓋嬌娘啊，難道說你知道你四哥在營中？你為他來的嗎？」